

★谨以崇高的敬意献给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斗的英雄们!★

正是血浓时

克阳 淳馨◎著

一群热血青年，一群拜把兄弟，一队爱国官兵，
在南京大屠杀后的乱世中，
在敌后抗战中，演绎不同的人生，扮演不同的角色……

下册

安徽文艺出版社

★ 谨以崇高的敬意献给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斗的英雄们! ★



正是血 红 时

克阳 淳馨◎ 著

下 册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是血红时/克扬,淳馨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396-2607-9

I. 正... II. ①克... ②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8425号

正是血红时

克扬 淳馨 著

责任编辑:徐家庆 插图:蒋辉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20.75

字 数:500,000

印 数:3000

版 次: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607-9

定 价:30.00元(上、下)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正是血紅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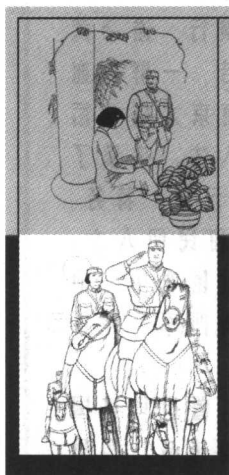
張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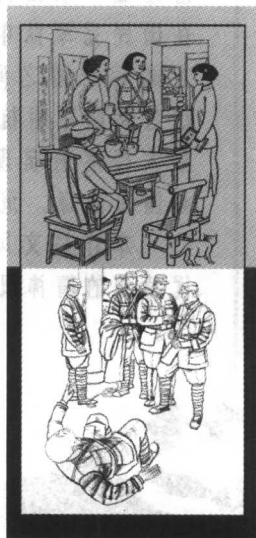


目录

上篇 一路硝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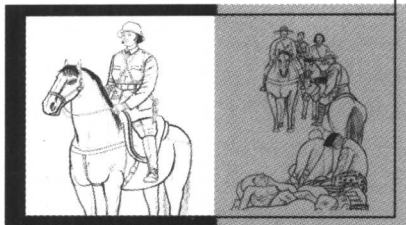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一章 | 父子仇 | /001 |
| 第二章 | 夫妻怨 | /014 |
| 第三章 | 兄弟恨 | /031 |
| 第四章 | 姐妹情 | /054 |
| 第五章 | 大显威 | /072 |
| 第六章 | 大挫折 | /093 |
| 第七章 | 大磨练 | /111 |
| 第八章 | 大起步 | /129 |
| 第九章 | 两家缘 | /141 |
| 第十章 | 两地心 | /159 |



- | | | |
|------|-----|------|
| 第十一章 | 两碰壁 | /176 |
| 第十二章 | 两面官 | /197 |
| 第十三章 | 乱中乱 | /215 |
| 第十四章 | 英雄泪 | /235 |
| 第十五章 | 蒙团猛 | /254 |
| 第十六章 | 生死梦 | /277 |
| 第十七章 | 青春梦 | /29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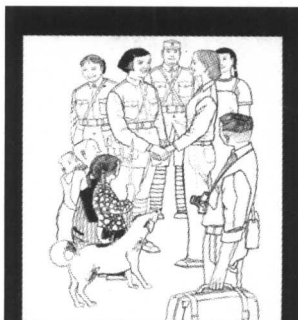
下篇 原野烈火

- 第十八章 奇木源 /311
 第十九章 堵路石 /329
 第二十章 马后炮 /345



- 第二十一章 王侯梦 /360
 第二十二章 一棒醒 /374
 第二十三章 一儿牵 /390
 第二十四章 一台戏 /408
 第二十五章 一场险 /427
 第二十六章 三月红 /445
 第二十七章 三头误 /462
 第二十八章 三把火 /483
 第二十九章 三角斗 /498
 第三十章 关支队 /522

- 第三十一章 新婚夜 /535
 第三十二章 南天剑 /551
 第三十三章 挺进军 /576
 第三十四章 暗斗法 /594
 第三十五章 明斗功 /620
 第三十六章 新征途 /644





第十八章

奇 术 源

晴和的仲秋午后，江淮之间一处丘陵地带，满山的野草又高又密，青黄相间，呈现出一派独具地方特色的大自然美。然而，那一块块谷地里，村落与田园都是半废半存，人烟稀少，有些农田里的荒草比山草更旺。

这地方南距滁县城约三十五公里，西距津浦铁路仅十公里，无休止地战乱，把这片富饶土地快要闹成无人区了。

今天，这儿又来了兵，是天亮前路西过来的，番号并不保密，叫新四军第五支队。他们说“东进抗日”，而此地老百姓对中国兵说抗日，无所谓信不信，是听烦了。从本年——1939年入夏以来，桂、韩两派军队常经过这里，也都说抗日，结果是两家互抗，就像两群斗架的公鸡，两头都“抗”得血头血脸，尚未见谁真的向日本兵开枪。至于铁路西谁谁同日军打过什么仗，这里人根本不知道，政府无人到边沿区来，未必全是怕日军，主要是这类地方无油可刮。这回来的队伍给老乡们印象不坏，也只是因为他们不扰民、有礼貌，支队服务团宣传了新四军性质与宗旨，民家还理会不了。他们天明前来，上午睡觉，现在吃了午饭，

该走了，抗日不抗日，民家只有等着瞧。不过，使民众感到振奋的是支队司令罗炳辉将军，魁伟胖壮，声如雷鸣，这气概倒像个抗日将军。

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参谋，人们都管他叫“娜米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横直是个译名。他是司令部管地图的，山东口音，在通过翻译向一名被俘的日本兵询问情况。那日俘很傲慢，有些话翻译大概不好“翻”，小参谋烦躁起来，拿起地图就走。过来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拦住娜米斯，挺认真地问道：

“这鬼子是真的？”

“鬼子还有什么真假！”娜米斯没好气地说。

先生又问：“听你们伙夫班弟兄说，夜里过铁路打死十五个鬼子，又活捉了一个，这么大胜利，怎么不宣传？”

罗炳辉就站在近旁，听了便接口答说：“芝麻大的小仗，有啥子好宣传的啰！”

那先生道：“不，罗司令，鬼子兵委实厉害，死也不缴枪，所以中国兵总也弄不过他。”

“呵呵呵！”胖老罗笑声像开连珠炮，“鬼子也是人，把他打死了，割他鼻子他都不知道，还会不缴枪？”

那先生躬身一礼：“罗司令说的是。”他说罢跑去看日俘，又引来些老乡看“洋鬼子”。

队伍在集合，准备出发了，罗炳辉问娜米斯，可问出什么情况了。娜米斯嘟哝道：

“咱那翻译官呀！他讲的日本话，中国人听不懂，日本人也听不懂。”

“到路东多招日语人才。”罗炳辉瞪大两眼。

罗炳辉训练要求严，加上他那个头和气派，很多人都有些怕他。唯独这小参谋娜米斯不仅不怕，还常和司令开玩笑，他见胖老罗骑上骡子压得马鞍吱吱响，因笑道：

“司令，斯诺写的那本书上，说你是神行太保，你这么胖，咋神行得了？”

“那是指我所在的红九军团，不是指我这个人。”罗炳辉习惯地哺口气，“我今年四十二整岁，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偏偏这么胖，乱弹琴！”



从东边跑来一匹探马，侦察参谋下马奔来，向老罗报告一个意外情况：正东两公里处是一条南北大道，有日军四五千人由北向南开进着……五支队组建不久，全支队仅三千余人，第十团还在路西，关大队提前一天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他们仍是民军形式，还没来联系。支队部手里只有老八团和十五团，合共两千多人，装备又不好，陡遇敌人如此强大兵力拦路，情况可谓相当严重了。老罗沉闷地哺口气，说：

“莫慌，敌人没发现我们，我们还是主动的。部队隐蔽，派出警戒，请各位领导同志来商量行动办法。”他下了骡背又骂天保，“这个乱弹琴的小关！跑哪里去了？”

又从东北方跑来两匹马，这正是天保和他本大队政委汪波。这汪波正是接待过何小原与吴有才的那位汪股长，来关大队前是四支队某主力团的政治处副主任，相处两个月了，两人关系挺融洽。在奔马之上，汪波说：

“罗司令一定要发火啦！”

“他火你不火就是。”天保只是笑笑，“老罗这人就那样，嚷几句就过去了，其实他非常尊重知识，爱护干部，外貌凶而为人爽直、诚实。”

在村头上一株大树荫下，五支队领导人全在，除了罗炳辉，还有支队政委郭树勋（郭述申）、副司令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张劲夫。这几个人身材都偏高，只有一位身型瘦小些，他是方毅。方毅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初建时，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后兼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现在专任路东地方工作，当时党组织对外不公开，他就是路东省委书记。

天保和汪波来到，一同下马，跑过来向首长敬礼。别人没做声，老罗对天保真发了火：

“你个乱弹琴的小关！你自己早过路（津浦铁路）三天，你的大队早过来一天，不找司令部，不找我，干啥去了？”

因为情势紧迫，天保说他只讲情况内容，不讲情况来源，以节约时间。

本年七月，天保在滁县西郊伏击日军，被伏击者是日军驻滁旅团长派出来报复桂军的。结果该旅团长受到撤职查办处罚，还公开登了报，这是向桂方作姿态，诱使邱光进攻韩军。邱光受多方牵制，暂时抽

不出大的兵力打韩军，路东区全部被韩军沈其人队伍占去了。日方又作第二次姿态，由小原（袁致华、袁老板）带山内旅团全部，出浦口向东北，慢慢游，企图就是轰跑韩军，为桂方打开东进通路。日军已出来十天，今天是绕道这条路，直去铁路线……

他讲完了，老罗与在场几位领导简短商量一下，问：

“小关，我要你训练的特等射手，搞得怎样了？”

天保道：“按我的标准，有九十人可以胜任，要学到你的功夫，恐怕十年也达不到。”

老罗笑了：“刚说你两句，就给我戴高帽子啦！”

天保也笑笑：“动作吧，这一带地形我熟。1937年底到1938年元月下旬，我带小马队在这一点作战，当时的地形战术编号我还记得。”

老罗道：“好吧，争取打个西瓜大的胜仗。”

随着传令骑兵奔驰传令，五支队全部展开，悄然向东疾进。他们前进了一千五百米光景，开始布阵，抢占有利地形。

支队领导人由天保领着，走向一座小山。

大路上，进行中的日本兵，发现了新四军部队，在变更部署，准备接战。

当地一种黑羽白颈群居鸟，略小于喜鹊，俗称蛮老鸦，一群群在低空盘旋，喳喳乱叫。它们好像在向五支队告警：当心，人家兵力多你一倍，火力强过你十五倍。

五支队和山内旅团都在调整队形，互相逼近着，小山群和过密的野草，平等地为双方提供活动方便。这地方所谓山，实际是丘陵，没有超过百米的，双方指挥官都登上一座小山，两下水平直距仅千余米，互相都看到了对方。日军共有五截子，一“截”千人左右，刚停下，他们后尾有五千多民伕，都挑着米箩，被少量日军监押着。

罗炳辉在望远镜里看到对面小山上有两个日军少将在指手划脚说着什么，他放下望远镜，喘口气：“我们对小原、山内同多田这几个家伙都有过调查，看样子今天要来一场真格的啦，不过我和他们做法不同。”

天保眼睛又在发红：“我先劈了山内这个杀人魔王再说！”



“乱弹琴！”老罗又瞪眼了，“在江南，陈司令同你怎么讲的？指挥员在战场上不能带任何个人情绪！你必须按我刚才交代的做，每个小过门都不能少。”

天保安静下来：“好，我保证完成任务，”说罢带上他应带的人钻入深草丛，隐蔽地向前钻去。

此刻儿日军指挥位置上，山内和小原吵架，小原要走，山内要打。刚升了大佐的旅团参谋长多田永吉劝说一阵，两个将不吵了，小原还叫快走，山内不听，传令全旅团马匹集合，没说明他要干什么。

这位南京袁家粮店的袁老板，很少穿军服，今天是偶尔一次。山内自从在池城碰了钉子，就立了誓，不打败中国兵不剃头。日军无分官兵是禁止蓄发的，军官留独溜胡子的多，也有留中国式小胡子的，也有不留胡子的。山内近百日不理发，头毛胡子都有二寸多长，已是面目全非了，活像个疯子，他的旅团补充齐了，新兵比例大，尚未打过仗，今天突遇中国兵，求胜心压倒一切，因问道：

“袁掌柜，来者何部呀？”

“可能是罗炳辉的五支队。”小原答道。

“罗炳辉是什么样人？”

“只知道他是个老行伍，大胖子。”

山内放下望远镜，是一团高兴样子：“看来，罗炳辉还是好对付些，他的队伍装备很差，能明着向前靠，好样的，罗将军，这才像个正派军人。皇军打正规支军以一比五的兵力即可大胜，既然贵部装备不好，我们可以一比十接战，双方都凭指挥官才能打仗。”

“不要同他们打！”小原摆脸色了。“我正要放他们过去，让桂、韩、共三方混战，解除我江北威胁。”

“放心，袁掌柜，我不会破坏你的计划。”山内说明道：“我只用两个步兵中队冲锋，骑兵中队迂回，把他打散就收兵。共产军毛猴子，需要他们怕皇军，不然会捣乱。其实打这样仗，就是开开心，娱乐一下，我建议你扎紧皮带，罗炳辉逃跑时一定狼狈，当心笑破肚子。”

“谢谢你给我这个娱乐机会！”小原用讥笑语气说，“三个月前，你在池城还没娱乐够？别忘了，你的胡子、头发怎么搞得这么长的。”

“那是正规军，这是毛猴子。”



“你这人怎么这样浑！我们对罗炳辉不了解，这种仗打不得，你给我快走！”

“没关系，袁掌柜，我只把他们打怕了就行。”

小原让他的副官牵来马，从山前后溜了，一面恨声地说：“山内这混蛋简直是木头，讨厌！看来，我得给他找个剃头机会，不然驾驭不了这匹野狗……”

半小时后，山内旅团排兵布阵完毕。

全旅团近千匹大洋马在山内站立处右下方，排出一个大方阵，骑兵各立于自己马侧，拉炮马不卸挽具，驮重机枪和弹药的一律不卸驮架，以马头为准，五十匹一列，共摆二十列，很整齐。两个步兵中队前出二百米，布成二列横队，前后相距二十五米，单兵左右相隔五步，且不管站立处地形是否恰当。后尾看管民伏的六十余兵，管着民伏，原地停止，观战。山内站立处南面半华里，两个步兵大队的步兵们各站一个方阵，军官持刀，士兵持枪，似在恭候什么长官驾临。还有两个大队步兵们在大路上排成四路纵队，唱着军歌，继续开路，山内严令他们，唱要唱得雄壮，走要走得威武，不管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绝不许回头向后看，让中国人瞧瞧，这就叫现代军容。

双方一线步兵相距已在一百五十米左右，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然而，山内将军虽然能冲能打，却是个不精细的人，这儿的荒草与野竹相间而生，快要密不通风了，天保带九十名冷枪手早已渗透过来，在欣赏他的阵势哩。

天保恨山内已非一日，而今天，变成长毛鬼的山内就在眼前，他又必须照老罗的要求做，“掌握好战斗步伐的‘度’”。“度”的内涵是什么，老罗没明讲，他也没问，他只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他命令。他伏在深草丛中，怒火在燃烧着他五脏六腑，他在强制自己，冷静，冷静，斗争越来越复杂，只会冲打是很不够的。

山内布阵已毕，站在高处，把短脖子拉长些，左看右看，满意地笑了：“我要叫罗炳辉见识见识，什么叫正规军，要他学学怎样做个将军。”他自我赞赏一通，随后对翻译官说，“喊话，告诉毛猴子们我是谁！吾人对弱者威示以大德大度，只要罗将军对本人表示敬佩，我可以



撤阵让路，不用武力拦阻彼等。喊话用语要文明些，讲礼貌，人家也是将军，懂吗？”

翻译官喊话了。他说了山内意思，提醒罗将军认真理会其真意，如果新四军喊话回答，希望别用粗鲁语言，将军总要讲究身份，这是万国通例。

新四军翻译喊话回答了，声音很响：“江北华军前线指挥官罗炳辉将军复示侵华日军驻浦混成旅团山内将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热爱和平之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也给日本国民造成深重灾祸。然发动战争本为一小撮法西斯狂人，尔等不过普通炮灰耳，只要你们不再为法西斯卖命，放下武器，本军优待战俘，绝不污辱人格。本指挥官对山内阁下所布阵容，表示赞赏，贵将军被俘以后，本军一定以礼相待……”

“唔！”山内听得满意，“这是有文化之表现，我只杀他二百人好了。”说罢沉闷地吼一声，“挂旗！”

跑来一名军曹，拖一根带镞的长杆，插在山内背后，那面彩霞太阳旗就在将军身后迎风飘摆了。山内扭回肉墩墩的脑袋，对着旗傲然一笑，随即拔出指挥刀，只要他的进击口令一出口，大拼杀便正式开始。然而，他刚举起刀，忽然有一个黄色怪物斜刺直飞而来，嘭的一声，山内被撞倒，帽子也没有了，跌得两眼冒金花，他爬起来才看清楚，把他一下撞得四脚朝天的那怪物，却是他的一名传令伍长，不过已是一具尚未僵硬的热尸。山内急问：

“怎么回事？伍长怎么会突然死了，死后还会飞？”

叭！深草丛里忽然打来一枪，嘎的一声旗杆被击折，那面旗恰好盖在他头上，把他脑袋罩住了。“吧嘎！”山内怪声地吼叫着跳起来。也就在这一跳之间，他猛然省悟过来：“狙击兵！毛猴子狙击兵渗透，唔……”他此番反应快，怪叫着朝下坡跑，极快地扯下上衣，扔掉，好像要同对手拼命，却从新四军冷枪手枪口下漏逃了。

“喔！”多田惊恐地吼起来。

“喔——”日本兵们以为这也是将军什么命令，便一同跟着吼，嗓门都开得很大。

骤然间冷枪从四面八方打来，不伤人，光打马，都打在马尾巴根儿

上,用的全是触物即炸的汉阳造子弹,一声枪响,就是一匹大洋马的尾巴起根被炸掉,马屁股上鲜血淋漓,那是马儿最护疼的部位。仅只半分钟,就有三百匹大洋马遭到同一命运,一阵乱踢乱跳,一阵惊恐地嘶叫,上千匹大洋马轰的一下炸了群,疯狂地向西冲去。这时候,就见炸群之马一片大乱,炮车一具具被拖翻,重机枪和弹药箱一件件被掀落,简直乱得一塌糊涂,谁也拦阻不住。

山内站在山洼里,扯下蒙头的花花旗,狂呼大叫:“拦马,发讯号,不许乱,蠢猪们!”这位东洋将军,说起来也是个喜剧人物,他摆开这么个严整阵势,并未告知下级要干什么。日军纪律森严,士兵如同木头,山内旅团自池城战斗以后就格外强调纪律,却又是强调过了头。山内要求,上级叫干什么,下级就得干什么,无新令不得违旧令,下级是不许用自己脑袋想事的。此时马群炸乱,官兵惊慌,但谁也不敢动,因为还没接到新的命令。

多田从未经过这种事,慌得口齿不清地喊:“电台让乱马带跑了,发不出讯号,将军阁下!”

“蠢猪!”山内声音也发抖了,“还有别样通信手段,命令全旅团全体冲击,把罗炳辉毛猴子统统杀光!赶快拦马,军马炸群会变成野兽,懂么?”

然而,马群已经无法拦住了,它们真的变成了一片惊恐的野兽,只会疯狂地冲跑。正面两个步兵中队一下被马群冲乱,冲散,乱马仍在一往无前地盲冲。高处有一个日军中尉鸣枪拦马,只开了两枪,马群又折转来回冲,把两个中队冲得更散、更乱。

北面响起一阵“排子枪”,马群再乱哄哄地向南冲,它又变得特别怕枪声。上千匹失控疯马直泻而下,那两个日军大队的方阵,顷刻之间被冲散了摊子,死伤逃散的一片乱。马群漫过去了,枪声又把它推回来,直冲旅团指挥所,漫过了指挥所小高地,枪声再把它打回去。

这显然是新四军冷枪手们隐伏在深草丛里,用枪声控狂马,让它来回冲日本兵。这样乱七八糟地冲了五个来回,旅团指挥所及其附近部队,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各顾各的躲闪窜跑,终而至于乱伍失控。

“收拢队伍应战!多田,蠢猪!”山内拼力大吼。

“号官!吹号收拢队伍,你这蠢猪!”多田骂号官。



……一阵惊恐地嘶叫，上千匹大洋马轰的一下炸了群，疯狂地向西冲去。

